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坊
SUSPENSE HORROR NOVEL



血红色拯救

BURNT
SIENNA

DAVID MORRELL

全球销售1800万册 被翻译成22种语言
《第一滴血》作者

[美]戴维·默莱尔/著
印远方 杨首一 王占斌/译

群众出版社

血红色拯救

BURNT
SIENNA

DAVID MORRELL

[美]戴维·默莱尔/著 印远方 杨首一 王占斌/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红色拯救 / [美] 默莱尔著; 印远方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
ISBN 978-7-5014-4316-1

I. 血… II. ①默…②印…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890 号

血红色拯救

著 者: [美] 戴维·默莱尔
译 者: 印远方 杨首一 王占斌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张子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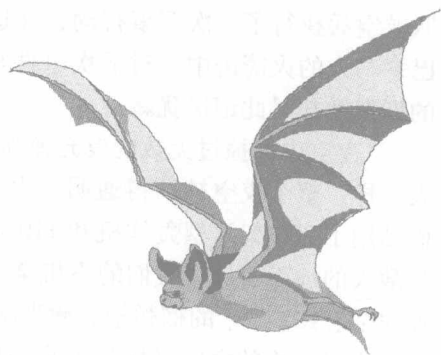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55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16-1 / I · 1768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新闻周刊消息

艺术评论家们认为马隆创作的作品比所有印象派画家都更能表现生活，使人不由得把他的创作灵感和他 1989 年在巴拿马噩梦般的经历联系起来，他当时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参加了美军对巴拿马的军事占领。每当人们谈起这个话题时他都说：“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早已把它忘却了。我的艺术创作灵感和那段经历毫不相干。”

一个曾经骁勇善战的空军航空兵现在能立足于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艺术舞台，成为一代印象派绘画大师，这种戏剧化的转变和两种职业强烈的反差给他罩上一层神秘色彩。

特殊的背景既为他吸引了一些好奇心强烈的顾客，同时也难免引起艺术评论家们对他作品的价值产生怀疑。马隆的经纪人道格拉斯·弗尼尔曼的评论倒比较客观：“蔡斯·马隆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如果你看到他这点就不难理解行伍出身的他如何跻身于曼哈顿高手如云的绘画大师之列的。”

马隆生就一副军人相，一点都不像个画家，身高六英尺，一身的腱子肉，久经日晒的古铜色的脸膛，显得粗犷刚劲。记者是在他家附近采访他的，他的家位于墨西哥湾科苏梅尔疗养胜地，当时他刚锻炼完身体。每天跑 5 公里，然后再做一小时的健身操已成了他的习惯。他浅棕色的头发在加勒比海上空

的烈日下显得有些发黄，和下颌的胡茬相互衬托，越发显出他的阳刚之美。除了画画时染在T恤衫上的油彩以外，在他身上找不出丝毫艺术家的迹象。

马隆今年37岁，从他身上依然能看到十年前那个年轻英俊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军官的英姿。1989年12月某天的凌晨两点，占领巴拿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执行了一次军事行动，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马隆驾驶的武装直升机被巴拿马人的火箭击中。对那次事件马隆从来都是闭口不谈，但当时和他同机的副驾驶却对此记忆犹新：

“夜空中飞掠过无数的曳光弹和火箭，就像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之夜的焰火一样，整个夜空被照得通明。为了在进攻前摧毁敌人的地面防御设施，我们动用了285架重型轰炸机和110架直升机，铺天盖地像一群大黄蜂一样猛扑敌人的地面目标。我们的飞机全都配置有先进的武器，40毫米口径的火神加农炮、102毫米的榴弹炮、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等，应有尽有。”

当时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巴拿马国防军总指挥部，这个工厂式的建筑位于巴拿马城的一个贫民区内，这个地方是以附近的一条小河命名的，叫伊尔·乔利洛。美军的指挥官们认为敌人之所以把总指挥部设在那里，就是为了利用居住在那里的两万多名居民做人体盾牌。

“情况还真就像美军指挥官们预料的那样，”温赖特继续回忆道，“在我们向目标逼近时，敌人迅速逃向指挥部周围的掩体，但是我们已经紧紧地把他们锁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这时蔡斯通过无线电向我军指挥部大声报告说目标内有许多老百姓，与此同时地面上已有五个街区被我们的炮火击中，冒出熊熊火焰。就在这时，还没等我们接到指挥部的回话，直升机就被敌人的地面火力击中了。我被爆炸声震得晕头转向，蔡斯竭力控制着失控的飞机，它拖着长长的浓烟，盘旋着坠向地面。蔡斯真不愧为一个出色的飞行员，直到现在我还没搞懂他如何使飞机安全着陆的。”

噩梦才刚刚开始。夜色中地面上炮火连成一片，马隆和温赖特左突右闪，伊尔·乔利洛的居民一窝蜂似的惊慌乱窜，马隆他们不但被巴拿马军队追杀，就连美军自己的武装直升机也因无法从混乱的人群中辨认出他们而向他们频频扫射。

温赖特回忆说：“跑着跑着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一条腿，至今我都不知道是被巴拿马人还是被我们自己人击中的。蔡斯用绷带给我包扎了伤腿，然后把我扛起来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外突围。他扛着我边跑边用手枪向躲在建筑物里射击我们的巴拿马人还击，最后我们终于突出去时，天已蒙蒙亮了。我俩筋疲力尽地靠在一堵墙上喘息着，四周尘土飞扬，硝烟弥漫，美军的坦克和火焰喷射器将伊尔·乔利洛夷为平地，两千居民死于战火中，受伤的人不计其数，两万人无家可归。”

那次战役以后不久，马隆就退役了。

温赖特继续回忆道：“服役时，每当空闲下来，蔡斯就画画儿。有时他甚至放弃休假一个人呆在营房里画。当时我只知道他在绘画方面有些才气，直到他退役后成了职业画家我才知道他是个天才。那天晚上在伊尔·乔利洛的战火中逃生后，我们靠在一堵墙上歇息时，他说以后退役了要去画画儿。没想到他真那么去做了，而且还成了名。”

从马隆的作品里你看不到丝毫暴力的痕迹。他大多画的是风景画，画中深刻的表现力让人不禁联想到凡·高的作品，然而又独具一格，与凡·高有所不同。那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理解是只有经历了死亡与战争的人才具有的。

2

加勒比海面上泛着夕阳的余晖，大海被罩上一层罕见的色彩。马隆站在海边，任凭傍晚涨起的潮汐拍打着脚上的运动鞋。脚下的沙滩松软宜人，和风吹拂着他浓密的卷发，头上盘旋的海鸥在吱吱地鸣叫着。他对着画了一半的画布又举起了画笔，他要把眼前这一切都通过传神的画笔记录下来。不仅要画下形状、颜色，还要画下和谐的声音、清新的空气和略带咸味的海风，总之把他视觉和嗅觉所感受到的一切都画下来，让每个看到这幅画的人都有一种临其境的感觉，尽情领略这迷人的海滨夕照。任何大师都不曾作过这么栩栩如生的画，除了马隆。

正在这时，马隆警觉地意识到远处有个东西正向他移近。海军陆战队的严格训练使他随时都保持着敏锐的警觉意识，就是在专心致志于工作时也能察觉到周围的任何一丝变化，这也是每个陆战队员必备的防卫技能之一。尽管他现在早已不是军人而是一个艺术家了，但这种警觉已成为习惯，甚至一种本能。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动。

在他右侧海边一百码处的一棵棕榈树后面，有一个影子悄悄地向马隆的方向移动，随着影子越来越近，马隆发现那是一个人，正俯着身子沿着海边向他靠近。那人把手举到额前以遮挡刺眼的夕照，朝马隆这边张望。他一点一点地慢慢靠近，马隆这时看得更清楚了，那人身着藏蓝色的西装，黑皮鞋上沾满海边的黄沙，腋下夹着一个和他头发同色的鸵鸟色的皮包。

马隆最初没有听到他驱车向海边驶来的声音，涨潮的海涛声太大了，它压过了所有的一切声音。尽管这个美丽的海岛上很少有行色匆匆的商人光临，但马隆对这个穿着正式、严肃的陌生人也不感到惊奇。使他感到不解的是那

个人分明是冲着他来的，他为什么找他？又怎么会知道他住在这个海岛？

马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将脸转向画板，眼睛的余光却偷偷注视着来者的动向。他往画板上抹一抹红色，耳朵却警觉地听着来人那越来越近的踩在沙滩上沙沙的脚步声。不一会儿那人走到马隆右前方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冲着马隆问：“您是马隆先生吗？”

马隆继续作画，没有做声。

“我叫亚历山大·波特。”

马隆仍旧没搭理他。

“我昨天给你打过电话，告诉你我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这儿。”

马隆这时才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不是已经清楚地告诉过你我对谈的事不感兴趣吗？”

“我知道你不感兴趣，但我的老板是从来都不接受拒绝的。”

“他最好学会习惯被拒绝。”马隆说罢又继续画他的画，头上的海鸥吱吱地叫着，他们彼此沉默了有一分钟。

波特最后打破僵局：“是不是你嫌我们出的钱少？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是二十万美金，但我来时老板让我告诉你可以再给你翻一番，四十万。”

马隆这时转过头来说：“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

“我从前一直在服从别人的命令，现在已经厌倦了。”

波特点了点头说：“你是指在军队吧？”

“自从退役后，我就向自己承诺今后再也不听别人的喝了，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给你五十万怎么样？”

“我从前对别人的命令听得太多了，虽然好多命令都是荒谬的，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退役后，终于有机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然而，生活需要钱，我为了钱不得不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然而雇我的那个家伙和我想不到一块儿去，对我的工作总是吹毛求疵，故意寻找理由不付我钱。”

波特说：“这回你会得到合理的报酬的。”

波特系了一条红、蓝、绿三色相间的领带，这是长青藤俱乐部的会旗标志。这个俱乐部从来没请马隆加入，即使请他的话他也不会加入。

马隆接着说：“后来那个雇主终于给了我合理的报酬，并且心服口服。”

“我的老板不会挑你毛病的，你现在已大名鼎鼎，谁还敢对你挑剔呢？出六十万你看怎么样？”

“这个价倒高于我以前的任何作品。”

“我的老板对此很清楚。”

“那他为什么还出这么高的价？他真觉得物有所值吗？”

“老板很欣赏你独特的绘画风格。”

“只是让我画一幅人物肖像画吗？”

“不是一幅，是两幅，一幅是头像，另一幅是全身像，而且是裸体的。”

“裸体画？我想他不是让我为他本人作画吧？”

马隆只是开一开玩笑而已，但波特却毫无幽默感，竟认真起来：“不，贝拉萨尔先生平时连相都不让给他照，怎么还能让人给他画裸体画呢？他是请你为他妻子作画。”

“贝拉萨尔先生？”

“对，是德里克·贝拉萨尔先生。怎么？您熟悉这个名字吗？”

“一点不熟悉。怎么？听你的口气，我应该熟悉这个名字吗？”

“贝拉萨尔先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嗯，是他自以为是吧！”

“你说什么？”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马隆突然转移了话题使波特眼镜后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惊慌失措，眉头一蹙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期《新闻周刊》上有一篇采访你的文章透露了你的踪迹。我去过纽约曼哈顿的画廊，进一步证实你就住在科苏梅尔。”

“我刚才并不是指这个。”

“噢，你是问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号码的？”波特的表情重又恢复了平静，“这不奇怪，新闻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提到你喜欢安静，不愿意受外界干扰，所以没有在住所安装电话。它还透露你的居所位于这个海岛上人烟稀少的区域。这篇文章同时还透露你居所附近唯一的一幢建筑物就是一个叫科拉尔·里夫的饭店，你的信件和电话都是通过这里转接。我最后打电话找到你完全归功于我的耐心和毅力，我不停地给那家饭店打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你。”

“这也不是我刚才要问的。”

“那我就明白你要问什么了。”

“我是问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马隆指了指脚下的沙滩。

“噢，明白了。我到那家饭店后，那儿的伙计告诉我你来这里了。”

“你撒谎。我是即兴来到这里的，并没告诉任何人我要来这儿，除非你派人跟踪我，否则是决不会知道我在这儿的。”

波特显得泰然自若，眼都没眨一下。

马隆说：“你令我感到讨厌，滚开。”

“或许我们可以晚饭后再接着谈这事儿。”

“喂，你难道不懂什么叫‘不’吗？”

3

波特来到科拉尔·里夫饭店，面对着门口坐到一张餐桌旁，等待着马隆的到来，他知道马隆一定会来这里吃饭。

每天光顾这个饭店的客人均来自于科苏梅尔地区唯一的一个小镇，他们得驱车跑十公里才能到达这个附近最著名的饭店。好多年前，它是个仅售啤酒和小吃的小店，只有一些到附近海滨游泳的人才光顾这里。不知过了多少年小店变成了餐饮楼，食谱也变得丰富起来，最后成了科苏梅尔海滨游客必游的景点之一。按理说波特到这个饭店来也无可厚非，到这里吃饭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但马隆却把这里当做了避开外界的栖息之所，他觉得波特的到来污染了这里的环境。

进了饭馆，马隆突然止住脚步，目光犀利地盯了一会儿波特，然后又转向饭店的老板耶特·巴拉姆。他是玛雅人，圆头大脸，高高的颧骨。见到他，马隆的态度立刻温和下来，友好地向他打了个招呼。马隆并不是一个广交朋友的人。没有朋友，他也照旧过得很快活。这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关。他从小就与单亲母亲相依为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里他养成了不怕孤独、自强自立的性格。

现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小镇是远离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海岸的孤寂小岛上唯一一个有人烟的地方，但他却一点都不感到寂寞。然而，小镇上的这个饭店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消遣之所，每天他都必来这里。他不仅和耶特是要好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处得很好。耶特的妻子是这个饭店的厨师，三个孩子做招待。马隆在这里交际的圈子基本上就是这个饭店老板的一家人。偶尔也会有几个画家来这个小岛作画，或是从前在海军陆战队一起服过役的战友来看他，但他们来的次数却是有限的。三个月前这里曾来过一个女画家，但好景不长，她享受不了这个加勒比海的天堂，耐不住这里的孤寂，只呆了三个月就逃回纽约曼哈顿繁华热闹的画家村去了。

寒暄了几句之后，耶特对马隆说：“那个人在那儿坐了小半天了，除了冰茶以外什么都不要，眼睛一直盯着门口，说是在等你呢。”耶特向波特的座位那边眨了眨眼。

马隆说：“嗯，我一进门就看见他了。”

耶特问：“他是你的朋友？”

“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你有麻烦了吗？”

“没事儿。不过我得先把这个家伙打发了才能吃个踏实饭。今晚有什么好吃的吗？”

“有维拉克鲁斯风味的墨西哥餐。”

马隆一听，乐了。想到那由青椒、洋葱、番茄、橄榄和五香粉蒸制的红笛鲷，差点流出了口水。

“先给那个人来一份，我付钱。然后再给我也来一份。”

“我给那张桌再加一把椅子。”

“不必了，我不和他坐在一起吃饭。你最好再给我来一瓶玛格利塔鸡尾酒，我想待会儿和他谈完话，他可能要喝点什么。”

马隆说罢正要动身朝波特的桌子走去，耶特有些担心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

马隆会意地对他笑了笑，安慰他说：“你放心吧，没事儿。”

这个饭店是个八边形的建筑，四周的墙是用芦苇垒起的，只有齐腰高，坐在里面用餐的客人可以看到大海。此时，海上的夜空挂着一轮金黄色的圆月。饭店一进门旁边的吧台后挂着一幅马隆送给耶特的海滨风景画。灯光映射在大厅四周的柱子上和芦苇搭起的顶棚上，别有一番情调，无论饭店有多少人就餐，这种装修效果都会使这个小饭店显得安静宽敞，空气清新。

波特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马隆。马隆走到他跟前，因为是面对面，这回才发现波特并没有下午在海滩遇到他时显得那么健康，当时也许是夕阳照在他脸上的缘故。他此时看起来苍白的脸色表明他很少从事户外活动。金丝边眼镜后面，双眼暗淡无光。

波特见马隆走过来，用手指着对面的座位说：“请坐。”

“我那边有位子。刚才没征求你的意见就为你叫了一份晚餐，是这家饭店的特色菜，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你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总不能让你到这里白跑一趟吧。”

波特目不转睛地看着马隆，手指敲打着桌面说：“恐怕你还不明白我的决心，我这趟不会一无所获的，不然回去怎么向贝拉萨尔先生交差呢？”

“那你可就回不去了，还不如先跟他辞职呢。”

波特使劲地用手指敲了几下桌子说：“那可不行。”

“哼，每个人都有工作不如意的时候，赚多少钱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喜欢你的工作，如果你不喜欢那就——”

“你没听懂我的话，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那好啊，那你就好好准备如何向贝拉萨尔交待吧。”

“我所在意的倒不是他对我怎么想，而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是一个不达到

目的不罢休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要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答应给贝拉萨尔的妻子作画呢？”

“给不给他作画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一接下这个活儿我就会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你最宝贵的是什么？”波特急不可待地问。

“是自由！你知道我有的是钱，不需要听命于他人，让哪个狗娘养的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使唤我。”

旁边的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马隆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冲动。他看着四周，发现就餐的客人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甚至连耶特也皱着眉头看着他。

马隆稳了稳自己的情绪向大家招招手说：“对不起。”

他又转回身对波特说：“我已把这儿当成了我的家，请不要让我在家人面前失态。”

“你已决定不接这个活儿了吗？”

“难道你的耳朵有毛病吗？”

“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吗？”

“见鬼！难道我说得还不明白吗？”

波特站起身来说：“那么好吧，我会向贝拉萨尔先生如实汇报的。”

“别忙着走啊，先把饭吃了。”

波特拿起皮包说：“不吃了，我得马上赶回去，贝拉萨尔先生正等着我回话呢。”

4

在离海岸四分之一英里处的海面上，停着一条四十英尺长的船。船上的人并不是在观赏海上的明月，而似乎对饭店里的灯光更感兴趣。这四个人一边观望着饭馆这边的动静，一边留心收听着船舱里无线接收机传来的情报。原来他们在饭馆里安排了眼线，让他把所看到的情况随时通过无线通话装置汇报给他们。无线接收机传出饭店里人们边吃边聊的嘈杂的背景音，但眼线的话音仍依稀可辨。

无线接收机里的一个男声说：“我离他们较远，听不清马隆和波特在说些什么，但是从波特沮丧的表情看，没啥结果。”

接着又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波特站起来了，拿起皮包，现在已走出了饭店。”

船上一个头发稀疏、看起来像是头儿的人说：“我猜他是要去机场，贝拉萨尔怀疑电话的保密性，他可能是叫波特使用飞机上的无线扰频电话向他汇报。”

无线接收机里又传来这个女人的声音：“罗德里格斯装扮成一个出租车司机要跟踪波特租来的车，看他到底去干什么。”

那个男眼线的声音又传了过来：“看，马隆正在和饭店的老板说着什么，似乎在道歉，看起来感到很愧疚，但他更感到恼怒的是波特。”过了一会儿无线电里传出饭店里的人们平静下来后嗡嗡的低语声。这时那个男的又说道，“马隆开始坐下来吃饭了。”

船上那个看起来像头儿的家伙沮丧地叹了一口气。海浪把船身拍打得颠簸起伏，他感到头晕恶心。也许是刚才听到的结果让他感到极为不快，他喃喃地说：“恐怕今天一无所获了，我们该收兵了。”

他身边一个大块头儿说，“马隆到底还是拒绝了他。”

“正像你所预料的那样。”

“嗯，我曾是他的副驾驶，而且从退役以后一直和他有交往，我深知他的脾气。”

“他不愿意听命于人，可我们必须抓住今晚这个机会来说服他。你是最了解他的了，想想办法，一定要争取让他跟我们合作。”

5

马隆驾着一辆吉普车绕过一片棕树林，林那边就是他的家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家那边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声音，他立刻感到一阵紧张，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他的房子前尘土飞扬，同时还传来一阵隆隆的机器作业声。马隆急忙踩住了刹车，将车停下，吃惊地看到飞扬的尘土中依稀可见的隆隆作响的庞然大物，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推土机，一辆、二辆、三辆，天哪，竟有十二辆。它们在铲平马隆房屋四周的沙丘，并将周围林立的棕榈树一一连根拔起。

马隆当初一来到科苏梅尔东海岸的这个远离尘世的小海湾时，就看中了这里，并选择这里安了家。小岛被静谧的海水环抱，恬静的环境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正适合想躲开尘世的马隆居住。拍打着小岛的海浪、绵延数里的白沙滩以及点缀其间的陡峭的黑礁石着实令马隆着迷。根据墨西哥法律，外国人要在这里购置地皮必须得经过墨西哥外交部的批准。要想在这里建房，审批就更难了。你必须要让政府相信你不会破坏这里的自然风貌才行。

为此，马隆先和地方银行签了一个五十年的信誉契约才获准买这块地。他出高价雇了一个墨西哥建筑师为他设计房子。这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宽敞低结构的平房，所用的材料是普通的水泥。岛上其他的房屋都是圆木结构的，而马隆则选用了水泥。他之所以选用水泥，是因为小岛上的空气潮湿，水泥比木头更耐潮。房子的外观与地貌相融合，无棱无角，看起来很柔和。外墙涂的是鲜明的白色，与四周开着五颜六色鲜花的灌木丛相互衬托。屋顶用稻草铺成，呈棕榈树冠状，表现了传统的格调。拱形的窗子和四周贯通的小院便于通风降暑，省去了安装空调的麻烦。

但是现在这一切突然变得面目全非。整个房子落满了被推土机掘起的厚厚一层沙土。原本和煦的海风也恶作剧地扬起沙尘吹进屋里。房子边的小沙丘已夷为平地，四周横卧着断枝败叶的棕榈树，然而那些推土机还仍不满足地疯狂破坏这块伤痕累累的弹丸之地。

看着这一切，马隆的怒火油然而生，跳下吉普车向一台推土机冲去。他厉声让司机停下，不知是推土机司机没听到还是对他根本不屑一顾，仍旧向另一棵棕榈树推去。马隆怎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他飞身抓住推土机上的一个把手，跃了上去，伸手关上了推土机的制动器，并拔走了钥匙，然后用西班牙语对司机愤怒地吼道：“你他妈没听见我让你停下来吗？”

那个司机显得很不耐烦，抓住马隆的手，想夺下启动钥匙。

马隆大声喊道：“见鬼！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司机一边回骂着一边更使劲地抢夺那把钥匙。马隆用力把钥匙扔到沙地上。其他的那些推土机司机发现这边的情况后，先是一怔，接着马上掉转推土机，赶来为他们的同伴助阵。

马隆还在对那个推土机司机大声质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的家，你无权破坏它。”

其他赶过来的推土机司机围住了这辆推土机，一边站着两个人，一边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对马隆大喝：“放开我兄弟。”

“你们搞错地方了，这里是我家，是你们不对！”

那个人一边往推土机上爬，一边对马隆喝道：“放开我兄弟，不然对你不客气了。”

马隆还没来得及回应这个家伙呢，被他夺下推土机启动钥匙的司机照着他的肚子就是一记勾拳。马隆敏捷的动作和当特种兵时几乎没啥两样，他一把抓住那人打过来的手臂，顺势把他从座位上掀起，将他砰的一声掷到地上。与此同时他机敏地躲过号称是这个司机的兄弟的人向他脸上猛击过来的重拳，随后拳头一闪，那人太阳穴上已重重挨了一下，扑通一声，趴在了他兄弟的身边。又一个推土机手扑了上来，也同样被马隆打趴在前两个倒下的家伙

身边。

剩下的几个人怔怔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呆在那里不知所措。

马隆对他们叫道：“还有谁想挨揍吗？”

第一个被马隆打趴下的人这时一口气刚捋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欠揍的是你。”

马隆大声说道：“告诉你们我实际上不想打架，快开着你们的破推土机滚！”

一个司机愤愤地反驳道：“知道是谁授命我们来的吗？他可不是好惹的。是他领我们来这儿的，说这块地是属于他的，让我们把你的房子拆了建旅馆。”

“他是谁？究竟为什么这么做？他告诉你们他叫什么了吗？”

一听到这个名字，马隆更加生气。

6

马隆来到银行，推开了罗勃特·里韦拉办公室的门，由于用力过猛，门上的毛玻璃险些震碎。

里韦拉身体瘦削，上唇留着一小撮胡子，被马隆的推门声吓了一跳。坐在里韦拉对面的一个上了年纪的顾客被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喉咙里发出一种像被桃核卡住了似的怪叫。

靠近门口办公的秘书忙走过来向里韦拉解释：“里韦拉先生，我想拦他但没拦住。”

马隆紧盯着里韦拉说：“我有急事要和你谈。”

那个女秘书返身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准备打电话：“我叫警察啦。”

里韦拉制止了她，然后对那位战战兢兢的上了年纪的顾客说：“瓦尔德斯先生，很抱歉，您能否先到外面等我把这边处理一下？”

那个顾客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马隆大步走到里韦拉跟前说：“你这个混蛋，为什么用推土机推我的房子？”

“您一定是误会了。”

马隆气得双臂上的血管都暴了起来：“那些推土机手说是你让他们干的。”

里韦拉说：“你都知道了。”

“什么？”

“没错，是我让他们干的。”

马隆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才没把里韦拉从坐椅上揪起来：“原来真是你让他们干的？”

“没错，是我让的。我刚才说你误会了是指你应该知道那片地不再属于你了。”

“见鬼，那是我花钱买的。”

“不错，你确实和我们银行签了契约，但是有很多人抱怨我们让你在那里盖了房子，他们认为你的房子破坏了自然景观。”

“什么？”

“外面传言说有人以它为据点从外面走私毒品。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已经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根据法律你的契约已经废止，这块地盘和你的房子我已买下了。”

“见鬼！你没有理由这么做。”

“但是木已成舟。看来你还没接到我们寄给你的信，那是银行终止你契约的通知。”

“可是那块地皮是我出钱买的啊！”

“随信我们还附了一张支票，返还了你购地建房的投资。我虽然无义务因目前房产增值给你作出补偿，但我还是在那张支票中为你多开了这笔补偿，而且数目可观。”

“补偿？是因为你毁了我的房子感到心中有愧吧。”说到这里马隆突然想起那个推土机手说的话，接着问道，“要拆了我的房子建旅馆吧？”

“你说什么？”

“我把我的房产转卖给了一个地产开发商去建旅馆。”

“有人出高价，我为什么不卖呢？”

“价格肯定不菲。”马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一把抓住他的前襟说，“不过我要让你一生躺在轮椅里，有多少钱你也花着不方便。”

里韦拉声嘶力竭地呼叫隔壁办公室的秘书：“快打电话叫警察！”

马隆把他从椅子上拎了起来。

里韦拉警告马隆说：“别乱来，你要考虑后果。按照墨西哥法律，坐牢会被剥夺一切权利，在开庭审理你施暴罪之前你会被拘留很长时间的。”

马隆攥起拳头说：“打你这种混蛋就是坐牢也值。”

“告诉你，在法庭上墨西哥法官对伤害本国有身份公民的外国人是很无情的。”

秘书这时走进来说：“警察正准备上路呢。”

里韦拉登时胆壮起来：“谢谢，现在倒要看马隆先生是否愿意让他们来了。”

马隆真想啐里韦拉一口，打他还真有点怕脏了自己的手：“你算个什么狗屁有身份的人，倒卖我的房产一定捞了一大笔钱吧。”

“有买就有卖，要怨你就怨要买你房产的那个人吧。那个人认识你，他还让我顺便代问你好呢。”

“代问我好？我不……他叫什么？”

“亚历山大·波特。”

“波特？”

“是的，他还说他的老板也问你好。”

7

科拉尔·里夫饭馆前的停车场已空空荡荡，最后一辆出租车也开走了，车上的乘客看起来都很沮丧。马隆把吉普车开进停车场，下了车，然后朝饭馆的前门走去。到了跟前他发现门上已挂出了打烊的牌子，所有的百叶窗都落了下来。

马隆紧锁眉头，百思不得其解。饭馆里的空寂使海浪声显得比以往都大。他知道耶特是一个很敬业的人，他从未这时关过门，莫非他或他家人出什么事了？

马隆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他敲了几下，里面没人应答。马隆感到不安，急忙绕过房子来到通向厨房的后门。这次门被推开了一个缝，厨房里黑糊糊的，昨晚做菜的香料味隐隐地飘了出来。从几个熄了火的炉子看，马隆判断出昨晚是餐馆最后一次用灶。

突然里边传出一个郁闷的声音：“谁在那儿？”

“是耶特吗？”

“你是谁？”那个人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是我，耶特。我是马隆。”

“噢，是你呀。”耶特走了过来，扒着门缝往外窥视，“我还以为是来用餐的顾客呢。”

听到耶特把他当做老朋友而不是顾客的口吻，马隆心里感到暖乎乎的：“出什么事了，耶特？”

耶特斟酌着马隆的话：“什么事儿？出大事了。”

厨房后面漆黑的餐厅里传来有人拍打前门的声音，那人用力地敲着门，一声比一声响，最后失望地说了句什么，随后传来一阵渐渐远去的马达声。

耶特示意马隆跟他到餐厅去，边走边说：“刚关门时，每来一个顾客我都

得跟他解释不营业了，可后来人越来越多，我都解释不过来了。”

马隆看到餐厅右侧的吧台上摆着半瓶龙舌兰酒便问道：“出什么事了？告诉我。”

耶特看着前门说：“客人们不断地问饭馆何时再营业，究竟什么时候能再营业我也不清楚，所以没法和他们讲，而他们又不肯走，最后我只好坐在这儿喝着酒任凭他们敲门了。”

马隆有些耐不住了：“快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早来个人要以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高价收购我的饭馆。”

马隆一听就明白了，心里气得鼓鼓的。耶特继续说：“我和妻子、孩子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一大笔钱实在太诱人了，有了这些钱我们就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这些年大人孩子都够累的了。”说罢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马隆问道：“来人叫波特吧？”

“是的，亚历山大·波特，就是那天晚上来这儿的那个人。他还让我给你代好呢。”

“他还让你替一个叫贝拉萨尔的人问我好吧？”

“是的，科拉尔·里夫饭店得一直关门，等贝拉萨尔先生来办理买卖的一切手续。”耶特的目光落在吧台上的酒杯上，他端起杯来猛喝了一大口说，“我当时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再和波特签那份合同。后来仔细考虑一番才认识到如果无所事事，要钱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才感到这个地方对我是多么重要。”

见耶特确实很上火，马隆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拿起一只杯子，倒了一杯酒，一仰脖把一杯烈酒全干了下去：“我更知道这里对我是多么重要。”他的眼眶湿润了，但不是烈酒辣的。他难过极了，仿佛有人死了一般。贝拉萨尔，你个狗日的，我不会放过你。

耶特突然说：“噢，差点儿忘了件事，有人打过电话找你。”

“电话？谁打来的？”

“他说他是在你纽约的画廊为你卖画的，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马隆的脸色变得更加阴郁，伸手拿起了电话。

8

“你把画廊卖了？”马隆气急败坏地重复着电话那端的话。

电话那头的道格拉斯·弗尼尔曼的声音有气无力，和嘶嘶的电流声混在一起：“喂，这事儿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请相信我已经反复考虑多次了。虽